

不妨八卦

宗瑜琼

表妹在一家德资公司供职，所在岗位对外语要求很高，工作后进修过两年英语的她仍然感到自己的口语不够用。而去年初新进公司、和她同一部门的C姑娘，来的时候英语水平远不如她，可之后却突飞猛进，甚至连德语都能说得有模有样了，令她倍感压力。留心观察一下，表妹发现，C姑娘的口语，是从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、德裔美籍小伙子Luis那里学的。

Luis 英语和德语都说得很地道，可他并不是个很随和的人。表妹也不是没有想过找他学英语的念头，但看到他那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，再有过几次并不投机的交谈，也就对他敬而远之了。人家C姑娘却轻轻松松就和Luis打成了一片，经常出入Luis 办公室不说，还曾经被遇见在酒吧陪他聊天。据说她为了投其所好，事先做



过很多功课，还在出差的时候捎回来自Luis 家乡的黑啤酒。

这小姑娘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听说Luis 都有未婚妻了，她算什么啊。表妹私下里和要好的同事表示了对C姑娘的不屑。“绯闻”

悄悄在传播，C姑娘却并未受丝毫影响，业绩越来越出色，人也变得越来越有气质，举手投足间全是风采和自信。最近她升了职，还被派到总部去锻炼，Luis 也如期结婚了。表妹这才意识到，她和Luis 真的没什么。本来嘛，她接近和讨好Luis 根本谈不上什么别有用心，就只是想拜个老师学语言罢了。

很多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像我们揣度的那么复杂。不久前，网上一则某三线女星在就读长江商学院时钓得金龟婿的八卦，引来诸多围观者。众人都深信不疑：女演员读MBA 是直奔地产大亨而来的。没有人愿意相信她读MBA 只是为了提高自己，或者说，她和地产大亨交往，是因为仰慕他，想从他那里学到更多——要知道“美女傍富豪”可是娱乐圈里再平常不过的潜规则了！

可了解女演员的朋友却替她抱不平了。实际上，她不但是位演员，更是位商人，早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顾问，专攻房地产的烂尾楼收购，自己也身家不菲。身处地产行业的她并不缺少和重量级人物交往的机会，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去读MBA。在商界如鱼得水的她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足，比如演艺和绘画。早在和地产大亨成为同学前，她就崇拜他：“在我看来，他可以算是‘男人中的男人’，他非常有思想，并且深知如何在得失间作选择，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”因为彼此欣赏而擦出感情的火花，倒是两人在成为同学前始料未及的。听说这对忘年恋人正在美国苦学英语，有人预言，女演员的下一个目标不见得是做豪门阔太，而是考入哈佛潜心深造。

好在时间总能澄清一切流言飞语。最近因为郭晶晶大婚，早已

淡出人们视线的伏明霞又被娱记们再度追访。当初伏明霞嫁给她二十多岁的梁锦松时，我们能想到最合理的解释是：她看重的当然是财政司长的地位和财富。如今一晃近十年过去，“跳水女皇”已是一位微微发福的全职太太，梁锦松亦不再是财政司长——他辞职的缘由据说与太太孩子有关——当他们亲密无间地挽手出现在公众视野时，当伏明霞平静地表示“希望大家忘记自己”时，人们开始慨叹：她是一个多么简单低调的人啊，伏明霞恋上梁锦松，不过因为他是个像父亲一样宽厚和疼爱自己的人而已，在这段婚姻里她的确收获了踏踏实实幸福。

许多时候，出于狭隘和世俗的心理，我们总倾向于把事情想象得复杂。可是当你怀着一颗宽容平和的心去辨别时，往往会发现，真相其实很单纯。

滚滚红尘

阿简

林是油脂厂的化验员。在一次登大罐取油样的时候，年久失修的铁梯子忽然断裂，她从10 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，虽然侥幸地捡回了一条命，可是全身18 处骨折，躺在床上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

因为是工伤，况且又是百痛袭身，林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对厂里派来的护理人员发几通脾气；而那些让人觉得她不过是一只“破鞋烂袜子”，压根就没有值得别人伺候的造化，所以她的病情稍微稳定，各色各样明里暗里的争吵以及她过往的桃色传闻，就此消会长地冒了出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在同事们口口传诵的这一出出言情短剧里，出境频率最高的男

主角是老丁。这不仅仅因为他俩的“交情”由来已久，而且因为从她受伤的那一天起，老丁便起早贪黑地老远从家里跑来帮忙照顾她，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。前些年，林的老公一直在外地工作，她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生活，辛辛苦碌自不必说。可是她非但吃喝精细、穿戴考究，而且姿容舒展、娉婷婀娜，没有一点操劳困顿的痕迹，原因，据说就是因为老丁在帮她料理这个家——这么多年来，老丁帮她买煤买粮、打烟筒装炉子，大半夜里骑自行车驮着她带孩子去医院看急诊，家属区的街坊四邻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一笔一笔记得门儿清。

然而真正惹人恼火的，还是老

丁的一句话。那是林刚刚转到另一家医院，因为一路的颠簸和楼上楼下的搬动，林疼得牙齿打颤浑身发抖。安顿下来以后已经是中午，厂里派来的人们都在科长的带领下出去吃饭了，只留下一个新分配来的小姑娘值班。老丁搬个凳子坐在林的床头，呆呆地看着她心痛不已。林大概觉得不好意思，哆哆嗦嗦地咬着牙催促他赶紧跟大家一块儿吃饭去。老丁先是支吾着不肯动地儿，后来被林催急了，脖子一梗，眼里竟然涌出泪来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可能去！你疼成这样了，他们还照样出去吃吃喝喝——那是在喝你的血、吃你的肉啊！”

一旁的小姑娘听了这话火了——办公室里的工作轻闲安逸，要不是厂里下了命令轮流值班，谁会来病房里伺候这样一个跟自己不相干的人？虽说对于来医院护理林的人，厂里都给了“优厚”的待遇，可是谁又稀罕给人端屎端尿多吃的那一顿饭、多得的那两个钱？“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

林和丁都愣了——几十年了，这一类的风言风语在人前人后绕来绕去，现在从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，更觉得别有一番滋味。是啊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林跟我说

起这件事。“丁师傅是个好人，我们之间，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又仿佛没有信心似的，稍稍顿了一顿。对于两人关系的清白，她和丁起先都曾有过很用心的解释，可是，没有人肯相信。我当然无从考证，有关林和丁之间那些传言的真伪，但不知怎么，为了老丁的那句话，我愿意相信，世间是有这样一种真情的——一男一女之间，未尝没有一点仰慕和依恋，可是因为顾念各自的家庭而发乎情止乎礼，像两颗星星那样彼此照耀，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它比友情多一点、比爱情少一点，动的都是真心真意，然而却与风月无关。

谈情说爱

不离

人山人海的商场里，一对俊男美女闹别扭情绪失控，不顾众人围观，就地展开一场刀光剑影的激烈骂战。男人首先败下阵来，扑通跪地，失声痛哭，指责女人：“你不是人，你是小偷！”

女人闻言色变，疾声质问：“我怎么就是小偷了？我偷你什么了？你说！”

男人抽噎：“你，你偷走了我的心！”

剧情到这里，一集结束。下集直接

跳到家中，两人已和好如初。换成任何一个女人，面对男人痛哭流涕的表白，都会瞬间心软，自责辜负了他的一片深情。

后来又经历许多次吵架、冷战、猜疑及各种诱惑，两人伤痕累累、疲惫不堪地离婚了。在得知男人打算和新女友结婚的消息后，女人约了他，见面第一句话，她问：“你还爱我

吗？”男人失语半天，默然离开。她抢回了男人，就在结婚登记处，男人当时还拉着未婚妻的手。这次是女人跪倒，抱腿泣求：“我离不开你！”

这世上，谁离开谁活不下去？没有这回事。因失恋而自杀的人，不是因为失去谁而死，他们实质是为失去爱而死。

“你还爱我吗？”这句话如果从你口中问出来，你就得自省了，因为你关注的不是“我还爱你吗”。这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你没有自信，你不懂也不会去爱。你所谓的爱，不是由自己灵魂发出的渴望，而是建立在别人

向你申请爱情开采权的基础上。一个人把爱架设在别人给你的爱之上，结果就是别人一旦抽离，你就立刻垮塌。你永远不会拥有自己的爱，你拥有的只是别人的爱。而这种爱，注定是无法掌控的。

爱情中，你只有先关注自己的爱，先自问“我爱你吗”，你在情场上就不会害怕失败了。即使遭遇爱人背叛，也不能摧毁你。最多人比黄花瘦，帘卷西风，也就过去了。

失去谁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不能失去心中的爱。那是属于自己的簇火种，谁也冷却不了的自我能量。只要心中的温度还在，潇洒风度便依然。纵然凄风苦雨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情场眼色

死结

李月亮

那天晚上，他本来说好要到她那里吃晚饭。她精心备好，等了又等，不见他来，便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过来。不想，这条短信惹了大祸。当时他正在专案组接受讯问，手机暂时由工作人员“保管”，借着这条短信，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她。

他做国企高管这么些年，说清白是不可能的，但公司那边基本查不出问题，她是他唯一的漏洞。倒不是男女关系问题，而是他以她的名义做了很多事。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名下其实有千万资产。

他信任她，知道她不会给自己惹是生非，而且也没人知道她的存在，却万万没想到，专案组刚一介入，她就浮出水面了。她被请去了解情况。对方一问，她就慌了。别墅哪来的？公司哪来的？股票哪来的？她全答不上来。那么你和他什么关系？她想了想，说：他是我情人的朋友。那情人又是谁？她胡乱说了个人。这个被她虚拟出来的人，承担了她的全部。对方去调查那个人了。她知道蒙混不过去，要出大事了。

几天后，他用陌生号码打电话给她，约她去市郊宾馆。一进门，他就紧紧抱住她，哭了：你跑掉吧，我去投案。如果不跑呢？跟我一样，判刑。你会被判什么刑？死路一条。我不跑，要死一起死。

他看着她，半晌不语，从包里掏出两条白绫：我是想好了要死的，你若愿意，就一起。

她倒吸一口凉气，决然点头。她自18岁就跟着他，她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如果他死了，她就空了，物质和精神都空了。一个空壳活在世上，既不会幸福，也不会安宁。

他在卫生间把两条白绫挂好。下辈子我一定娶你。他说。她抱着他，大哭。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他，但相逢时他已有妻小。他给了她一切，除了名分。那么若能同日死去，下辈子一生相守，何尝不是一件幸事？

他们一起踩上椅子，各自把头伸进那个白色圈套，蹬掉椅子，喀嚓一声，两个身体同时悬空。她感到一阵眩晕，脖颈因为瞬间受力而剧痛。她想看他最后一眼，却惊恐地发现，他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，然后轻轻一拽，解开了自己那条白绫，坠到了地上。

然后，他收起白绫，关好门，走出去，假装从未来过。她的手脚在空气中乱蹬乱舞，喉咙被死死卡住，发不出一声声音。她试着去解白绫的那个结，却发现，自己这个，是死结。

痛苦、窒息。她瞪着眼睛，失去了知觉。

再醒来时，已在医院。喉咙里插着管子，还是说不出话。说不说话已不重要，因为她疯了，即便说话，也是疯话。几天后，专案组的人来问话，她痴痴呆呆，胡言乱语。对方找来精神科的医生检查，结论是：不像是装的。

她先在骨科治疗几乎折断的颈椎，又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治精神病。在那里看护她的是个快退休的老阿姨，

每天推着她在林荫道走一圈。有一天，看到前面一对情侣牵手嬉闹的背影，她忽然哭了，眼泪一行行止不住地涌。

护士阿姨轻拍她的背说：哭吧，我知道你没疯。她惊异地回头。阿姨说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真疯假疯能分辨。她投去哀求眼神。阿姨继续说：听说那个人判了半年，没查出什么大问题，你身上那些死账，安不到他身上。

她泪流不止。许久，终于开口：阿姨，你有没有可以让人失忆的药？阿姨想了想：有。

一周后，她被带到监狱，与他见面。他只被通知出来见人，却不知来人是她。他以为她早死了——没有人告诉他的下落，他只通过定刑之轻，推断出她这条线索已灭绝。

一见之下，他顿时面如死灰，如见了鬼般惶恐不已。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看着他的脸从错愕到惊惧、到慌张、到伪装的平静、到怯懦的哀求。他们谁都没说话，整整十分钟。离开前，她向他微微一笑，轻蔑、嘲讽。

阿姨一边推她出去，一边轻轻说：世上没有失忆药，要忘记过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看清那个人，然后看那段过往。你心里苦，是因为他一下子从神到鬼，没有一点过渡，现在你看到了，不过是个胆小自私的凡人，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，不值得爱，也不值得恨，更不值得念念不忘。

心里那个死结，嘣的一下开了。她仰起头，缓缓舒了口气。那天宾馆

的服务员把她从绳子上抱下来时，她已经昏迷了。醒来后记忆始终停留在吊在白绫上的时刻，这段时间她总觉得窒息，上不来气，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紧紧扼着。

直到这一刻，她才终于缓了过来。街上有各色行人走过，她转回头，对阿姨笑笑，自语道：不过都是凡人。

